

喀什噶尔

俄 A.H. 库罗帕特金著



商务印书馆

喀什噶尔

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

〔俄〕A. H. 库罗帕特金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译

商 务 印 行 馆
1982·北京

КАШГАРИЯ
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Ъ СТРАНЫ,

ЕЯ ВОЕННЫЯ СИЛЫ,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ЛЯ

A.H. Куропаткин

С.-Петербургъ

Типографія В.С. Балашева

1879

根据圣彼得堡 B.C. 巴拉舍夫印刷所 1879 年版译出

喀什噶尔

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

〔俄〕 A.H. 库罗帕特金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627

1982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71 千

印数 3,450 册 印张 11 1/4 页数 3

定价：1.45元

译者前言

(一)

本书作者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1848—1925)，于1874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曾积极参加俄军征服中亚的战争和俄土战争；1890—1898年出任外里海省省长和军区司令；1898—1904年任陆军大臣；日俄战争中先后任驻我国东北俄军总司令和远东俄军总司令，奉天战役失败后被撤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指挥西线作战，1916年7月至1917年2月任土尔克斯坦总督和军区司令。三十多年中，库罗帕特金积极奉行并参与制定侵略扩张政策。他以亲身参加的掠夺性战争为题，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其中有：《斯科别列夫将军的部队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的行动。洛佛奇和普列文》(圣彼得堡，1885年版)，《征服土库曼的战争》(圣彼得堡，1899年版)，《侍从将军库罗帕特金的总结》(四卷本，柏林，1906年版)，《俄国人的俄国》(三卷本，圣彼得堡，1910年版)。他的《1904—1909年的日记》先后在1922、1924、1925和1935年的《红色档案》上发表。

1876年10月，库罗帕特金奉命窜到南疆(当时为浩罕入侵者阿古柏所盘踞)，搜集各种情报，向阿古柏提出领土要求，进行缔约活动。回国后，他向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呈交了一份报告。《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一书就是由这个报告增补、修改而成的。

(二)

本书作者根据所见所闻，记述了阿古柏的生平，建立伪政权的

经过，以及他实施暴政的情况，为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阿古柏原是浩罕的将领。1865年，他趁我国新疆地区爆发回、维等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各地封建主争相割据的混乱时机，率领一伙亡命之徒侵入南疆。他同时使用诈骗和屠杀的手段，迅速消灭了和田、叶尔羌(莎车)、库车等各地方政权，建立了反动的“哲德沙尔”政权。然后，他又向北进犯，占据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地区，将势力一直扩展到玛纳斯。这样，整个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部分地区都沦入了阿古柏的铁蹄之下。

阿古柏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残酷压迫和疯狂掠夺。他巧取豪夺，横征暴敛，致使农民只能得到总收成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一(本书第46页)。为了保持庞大的军队，阿古柏在居民中实行强制征募，“那些有二、三个兄弟的家庭，从兄弟中要抽走一人。也可能抽走儿子来顶替父亲”(第165页)，从而给人民带来了不堪忍受的痛苦。各级官吏滥用职权，专横暴虐，百姓动辄得咎，时时提心吊胆。南疆人口大量外逃(第36页)，新疆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摧残。

阿古柏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积极投靠英国和沙俄，同它们签订不平等的政治、贸易条约(49—50页)，出卖我国新疆地区的种种权益。英国和土耳其一再向阿古柏提供武器，派遣教官，作为回报。仅1875年英国就从印度给阿古柏运去连发枪二千二百支，山炮八门，炮弹二千发(第171、198页)。阿古柏通过其驻土耳其使臣一次就购得新式步枪一万二千支，炮八门(第173页)。历史事实充分说明，阿古柏是英、俄殖民主义者豢养的走狗。

(三)

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库罗帕特金一行到南疆有两个目的：一是

利用阿古柏内外交困的处境，迫使他把南疆的一些重要据点割让给俄国；二是详细搜集各种情报，为军事入侵进行准备。

在本书序言中，作者叙述了他与阿古柏进行非法的边界谈判的经过。当时（1877年1月）左宗棠指挥的清军已经收复了乌鲁木齐地区，正要挥师南下；南疆人民对阿古柏历时十年的暴政早已忍无可忍，阿古柏政权面临着灭顶之灾。库罗帕特金“确信阿古柏的处境极为困难”，因而认为在同他的谈判中“可以采取与在我之前访问喀什噶尔的俄国使者不同的另一种调子”。他蛮横已极，强迫阿古柏承认从苏约克山口经乌鲁克恰提到玛里塔巴尔山的边界线，把“具有极重要军事意义的若干卡伦”（包括乌鲁克恰提、那格喇察勒的、耶金、伊尔克什他木）割让给俄国，声称“必须服从土尔克斯坦总督的意志”，表示“一步也不能退让”。阿古柏为了取得沙俄支持以对抗清军，竟然曲意逢迎，甚至表示“完全听凭土尔克斯坦总督的裁夺，在他认为必要的地方划界，我将接受他的任何决定”（第4—13页）。只是由于清军迅速平定了阿古柏，这个非法的边界条约才胎死腹中。库罗帕特金为了向他的上司邀功请赏，把他的缔约活动写得颇为具体，适足以暴露沙俄侵略者的丑恶嘴脸。

本书的大量篇幅是作者根据在南疆搜集的各种情报整理而成的。该使团在南疆逗留的半年之中，广泛地、具体地了解了当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口问笔录，搜集了有关历史沿革、地理地貌、风土人情、政治体制、生产状况、市场贸易、军事力量等各方面的大量资料，其中许多是第一手的资料，这就为我们研究南疆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库罗帕特金一行勘查了从俄国进入南疆的各条路线，边走边丈量里程，测绘地形，记录各种地物，了解城堡和卡伦的建筑、火力配备、兵员、直到粮秣和水的供应情况，书中具体指明了：假想中的部队如何经过各段道路，何处有险阻，何处易守难攻，

如何迂回运动，进攻某个卡伦或城堡需要多少兵力，应配备有何种武器，等等（附录一至五中有大量这方面的材料），看了这些记述，任何公正的读者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沙俄对南疆确是怀有领土野心的。库罗帕特金在书中还洋洋得意地写道：“完全可以断定，一旦获悉俄军进军的消息，我们至此所遇到的各个卡伦的驻防军，都将丢下卡伦，望风而逃”（第241页）。侵略气焰何等嚣张！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收复了被僭夺者侵占的国土，同时也使沙俄侵吞南疆的企图成了泡影。

（四）

本书作者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上，对许多重大政治历史事件表述了错误的、反动的观点。书中竭力为沙俄在中亚的扩张进行辩解，声称：“一些国家的君主以英明的治理使自己的领地得到巩固甚至扩大。而另外一些君主由于自己的软弱不仅没有巩固自己的国家，甚至还丧失了他们祖先和先辈们在以往许多世纪中获得的东西”（第8页）。书中恣意歪曲我国新疆地区的历史，把中国中央政权统一国家、收复失地的斗争称为“入侵”和“征服”（第42页）。阿古柏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冒险家，可是在作者笔下竟成了“所有亚洲统治者中间的杰出人物”（第47页）。上述种种歪曲不实之处，请读者注意分析批判。

由于作者对中国历史缺乏研究，书中有关新疆历史的记述颇多讹误。对其中已经发现者，译者加注更正，不尽之处，尚望读者指正。

（五）

原书附录 VIII 为地图《东土尔斯坦北部地区图》，该图系根据库罗帕特金的资料及斯塔尔采夫 1876 年路线测绘结果绘制而

成。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只按原图译制了与俄国使团行经路线有关的部分，改名为《俄国使团行经路线图》。统计表六系根据原附表简化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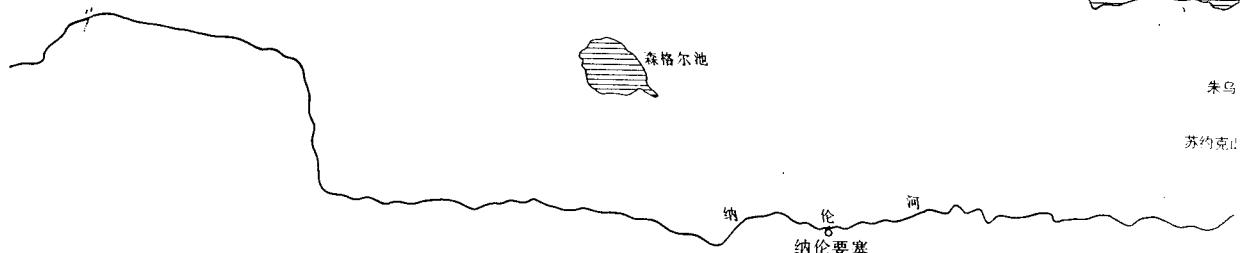
译者前言和注释中所用页码均为原书页码，即中译本边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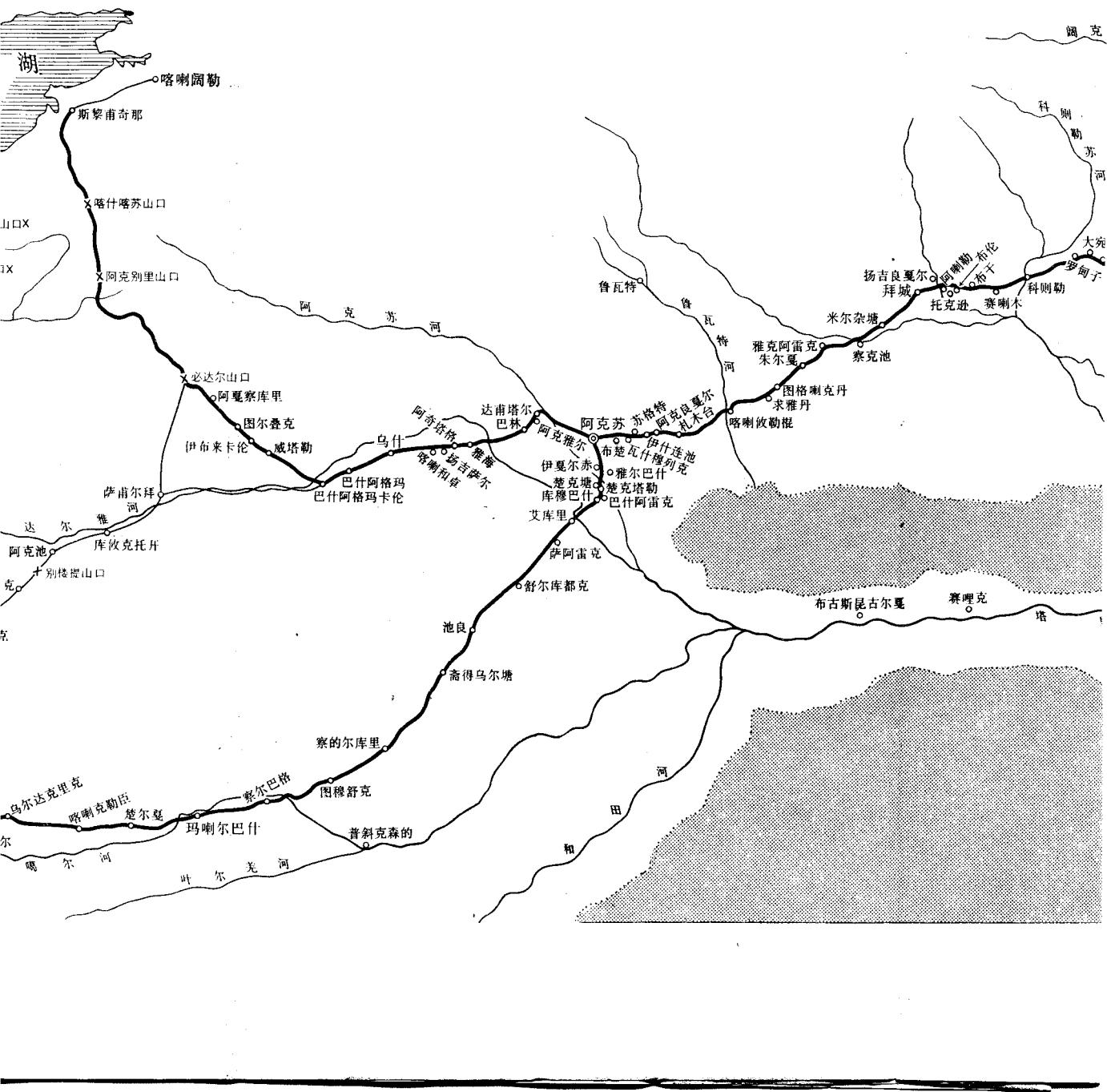
本书根据圣彼得堡1879年版译出，并参考了英文译本(Walter E. Gowan 译，伦敦，188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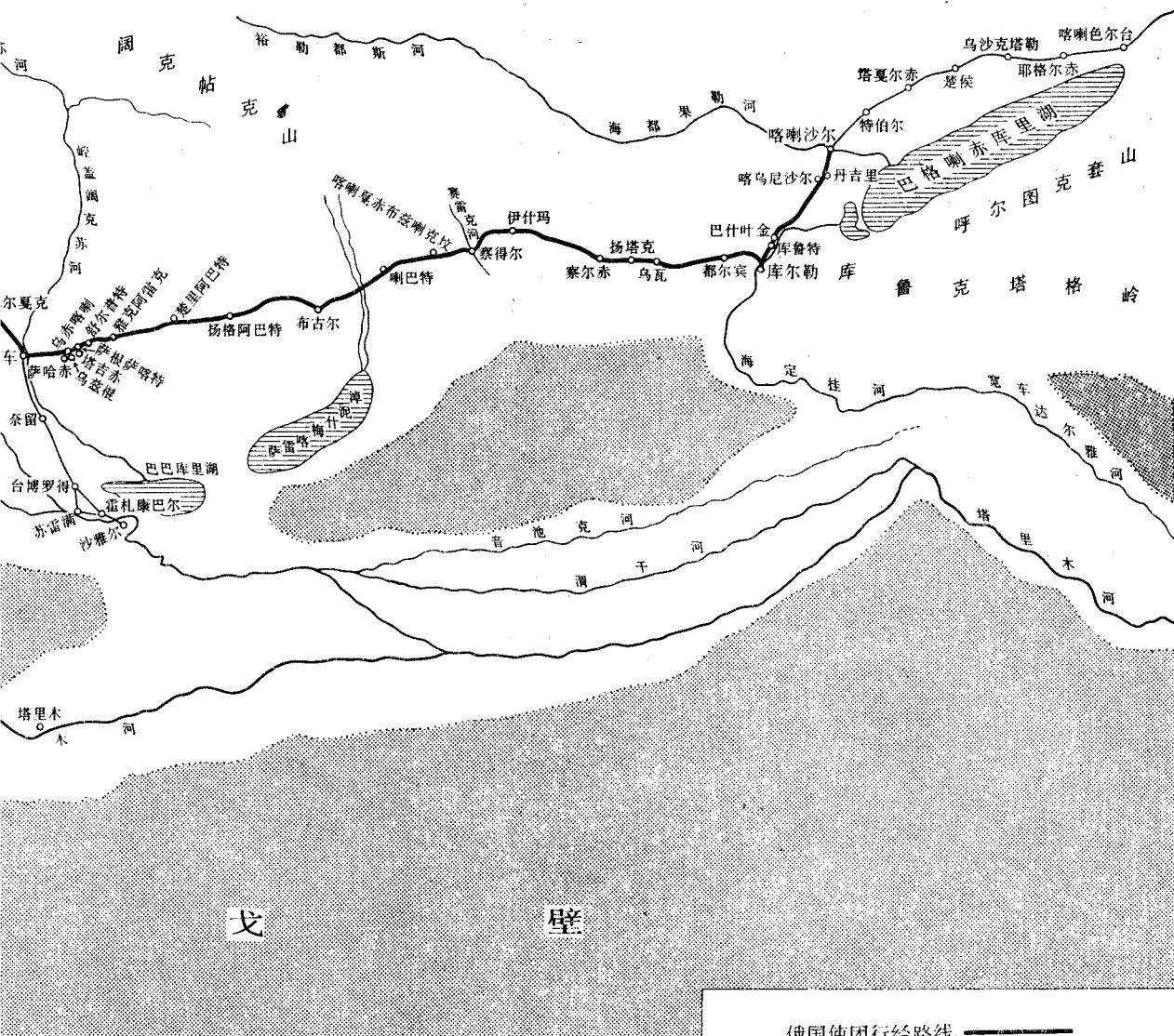
本书由陶文钊、曾宪权、李金秋、姚宝珠合译。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刘存宽、张左系等许多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俄国使团行经路线图







俄国使团行经路线 —————

引　　言

1876年，中亚最古老的独立汗国之一——浩罕汗国不复存在了。由有经验的军官指挥的俄国军队人数虽少，但士气旺盛，军纪严明，他们打败了大群大群的浩罕人；接连占领了汗国的一些最重要的城市。1876年2月，一位很快博得盛名的青年将领斯科别列夫率领部队进占了汗国首府浩罕城。

此后经过数月极其紧张的活动，汗国变成了俄国的费尔干纳省。在土尔克斯坦边区经受了十年考验的军事民政管理机构也在新征服的行省中建立起来了。

由于官员选得合适，该省的定居居民迅速安定下来了，从1876年4月起，在居民集中的费尔干纳谷地可以一个人随意往来，而不用随带卫队和武器。

驯服那些在费尔干纳谷地周围的天山的崇山峻岭中过着游牧生活的汗国居民则较为困难。

当浩罕汗国后期由一些懦弱无能的可汗统治时，喀喇柯尔克孜人^①和部分乞卜察克人几乎是不受管束的。他们开头不大倾向于承认俄国的政权。

有几支俄国部队被派进山里，他们剿灭了一帮帮企图武装拦

① 本书中的 киргизы, кара-киргизы, дикокаменные киргизы 即柯尔克孜人或吉尔吉斯人，清代史籍称作布鲁特。十九世纪上半叶之前，俄国人把哈萨克人都称作 киргизы。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俄国人把臣属他们统治的哈萨克人称作 казахи，而不归他们统治的仍称作 киргизы。本书中把锡尔河流域南哈萨克草原等地的哈萨克人也称作 киргизы，请读者注意。——译者

截俄国人通往深山的道路的柯尔克孜人，迫使游牧居民宣布归顺，承认臣属俄国。但是，在采取上述行动时发现，不仅零星的柯尔克孜人，而且他们的整个部落都能轻易逃避俄国人的追捕，他们越过²天山山脉，便到了阿古柏伯克的领地喀什噶尔，并受到良好的接待。

因而，有必要在我们新征服的领地和喀什噶尔之间划定一条边界线。浩罕汗国原有的国界早在十多年以前就被阿古柏伯克破坏了，他利用浩罕呼达雅尔汗的软弱无能，把他通过战争建立的国家向北扩展，逐渐侵占了介乎费尔干纳省和喀什噶尔之间的大部分山区地带。^①

1876年5月，土尔克斯坦总督侍从将军冯·考夫曼向喀什噶尔派遣了一个使团，以便开始同阿古柏伯克就划定他的领地与费尔干纳省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

我被任命为这个使团的团长，使团成员中有：我的兄弟炮兵大尉H.库罗帕特金；步兵上尉H.斯塔尔采夫和A.苏纳尔古洛夫。使团还配备了由十五名哥萨克骑兵组成的护卫队。

因为我们对应予划界的山区地带不大了解，使团负有在该地带内确定对我们有利的边界地点的任务。

除此目的外，使团还负有搜集有关喀什噶尔的各种情报的任务，尤其是贸易情报，以及有关阿古柏伯克的军事实力和设施的情报。

我们当时关于喀什噶尔的情报不仅不完备，而且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喀什噶尔统治者阿古柏伯克的实际力量和他创立的国家的意义。我们曾把喀什噶尔看作一个强大的穆斯林国家，以为不仅现仍保持着独立的弱小的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居民会把这个国家

^① 换句话说，即费尔干纳谷地和塔里木河谷之间的中间地带。

当作中心，对它寄予同情，就是已经被我们征服的那些省份的居民也会这样做。在我们心目中喀什噶尔的意义之所以得到夸大，是因为英国人企图把这个国家拉到他们方面，其目的是：一、把喀什噶尔纳入中立地带，从而把俄国的领地与印度隔开；二、在这个国家中获得倾销自己工业品的新市场。

3

阿古柏伯克是巴特恰^①出身，却获得了统治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无限权力，他个人的巨大成就给他本人罩上了并非他完全应得的光环。只说这一点就够了：根据他的成就和庞大的计划，很多人都把他当作新的达梅尔兰。^② 这位统治者的资财也被估计过高。关于阿古柏伯克在君士坦丁堡购买大批连发式武器（可想而知，是通过英国人购买的）的确实消息，为这些夸大的说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阿古柏伯克的实际设施和力量对我们可能具有多大的危险性，需要就地核实。

我们使团不是第一个派往喀什噶尔的使团。被巍峨的群山环抱着的塔里木盆地二十多年来已经成为欧洲旅行家心向神往的考察目标。从 1868 年以来阿古柏伯克就接待了来自俄国和印度方面的一些使团，他自己也派遣使团进行回访。

这里，我们把最近二十年来访问过喀什噶尔的欧洲人名列举如下。

1857 年，阿道夫·施拉根瓦特到了喀什城，在此被当时该城的统治者倭里汗和卓条勒下令杀害。

1859 年，瓦里汉诺夫中尉扮成商人模样从维尔内依城^③潜入

① 身着女装为观众跳舞的美少年。

② 即帖木儿，阿拉伯人浑称帖木儿为帖木儿林（Тимур-ленг）（意为跛子帖木儿），欧洲人将此讹传为达梅尔兰。——译者

③ 即阿拉木图市。——译者

喀什城。

1865 年，在克什米尔边境进行地形测绘工作的约翰逊先生潜入和田城，受得该城临时统治者哈比布拉和卓的亲切接待。

1868 年，沙敖先生携带商品从印度到达喀什城，受得阿古柏伯克的亲切接待。

同年，海沃德先生访问了喀什城，后来在亚辛被害。

同年，我们的陆军大尉赖因塔尔的使团到达喀什，受到了不十分友好的接待。

1870 年，茀赛斯使团首次出使。使团成员有亨德森和沙敖先生。使团还到过叶尔羌城。^①

1872 年，总参谋部陆军大尉考尔巴尔斯男爵的使团在喀什受到接待。⁴ 使团成员有：沙尔恩戈尔斯特大尉、斯塔尔采夫中尉、科洛科尔采夫中尉和恰内舍夫先生。

1873—1874 年，茀赛斯的第二个使团在喀什城受到接待。该使团成员假装打猎曾到达玛喇尔巴什城堡。^②

1875 年，赖因塔尔上校的第二个使团在喀什城受到接待。

我们顺便补充说一下，阿古柏伯克的回访使团有：1868 年米尔扎·沙迪赴俄国访问。

1869 年，米尔扎·沙迪回访印度总督。

1872 年，赛义德·阿古柏汗访问印度总督和土耳其苏丹。

1875 年，图拉勃和卓的使团到彼得堡访问。

我国和印度方面的各个使团对喀什噶尔南部和西南部（其中包括叶尔羌城、喀什城，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和田城）作了考察。从喀什城以东到吐鲁番和罗布泊，这个国家的很大一片地区都还没有进行过考察。我们这个使团却得以顺利通过该国的这一地区。我

① 即莎车。——译者

② 即巴楚。——译者

们从费尔干纳省的鄂斯城^①出发到了喀什城，接着又到了阿克苏、库车、拜城、库尔勒等城以及喀喇沙尔^②城堡和巴格喇赤库里湖。^③

差不多与我们使团同时，著名的旅行家、总参谋部上校普尔热瓦尔斯基从固尔扎^④城经库尔勒城到达罗布泊。

本书是我们在喀什噶尔旅行的成果。返回塔什干城后，我向土尔克斯坦总督呈交了使团的工作报告，本书也是那份报告增补若干章节后的产物。

在本著作中仅对我们亲自走访过的地方的情报和我们的考察作较为详细的叙述。但在当地人普遍对我们抱有怀疑的情况下，我在喀什噶尔盘桓期间所处的官方地位使搜集情报的工作遇到更大的困难。这些不利条件不能不在我的著作某些章节的不完备这一点上得到反映。我们使团几乎不可能离开我们走的路线到旁的地方旅行。

使团开头是不顺利的。我们于五月份从塔什干城出发，经由霍占、浩罕、玛尔噶朗等城到了鄂斯城。7月16日，使团又从鄂斯城向古里察城堡进发。第二天，在从鄂斯到古里察城堡去的途中，⁵使团遭到一股喀喇柯尔克孜匪徒伏兵的突然袭击。幸亏我兄弟击毙了一个匪首，著名的柯尔克孜人伊舍姆伯克，才使我们免遭全部被杀。我在战斗中右臂负了伤，返回鄂斯城动了手术，因而直到10月7日我才能够再度起程。

使团除原先任命的人员外，又增加了医生埃连先生和自然科学家维利金斯先生。使团的卫队扩充了，由二十五名哥萨克和骑

① 今译奥希。——译者

② 即焉耆。——译者

③ 即博斯腾池湖。——译者

④ 即伊犁。——译者

兵射手组成。把搜集情报的本地翻译、技术高超的骑手、使团成员的仆役和向导加在一起，使团总人数为六十人，供坐骑和驮载的马匹一百零四匹。为了介绍我同阿古柏伯克的谈判的形式和性质，并介绍我认为作为一个俄国使者对喀什噶尔统治者可以表现的举止风度，现从我向土尔克斯坦总督递交的使团报告中摘引一段如下。

使团从鄂斯城出发，经帖咧克打完山口，于 1876 年 10 月 25 日到达喀什城，十八天共走三百七十三俄里，每天行程不大。

我们使团在该城直等到 11 月 20 日，才得到毕条勒特^①允许我们继续前行的命令。

根据阿古柏伯克的儿子伯克·胡里伯克的命令，我们在喀什城逗留的最初三天，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但是，在我以不进行任何谈判就返回俄国相威胁之后，我们获得了充分的自由，我们利用这种自由，数次到过城内集市，还观看了步兵、炮兵和由中国人组成的部队的操练。

我们要到阿古柏伯克当时所在的托克逊城堡去，11 月 19 日获准，21 日动身。

此后使团行经的路线如下：

12 月 10 日，我们途经玛喇尔巴什城堡到达阿克苏城，十九天共走四百三十六俄里。在阿克苏城，为了熟悉该城，了解该城的集市并搜集打听各种情报，我们停留了一周。

6 12 月 18 日，我们从阿克苏城出发，经拜城、库车，于翌年 1 月 10 日到达库尔勒，十九天共走四百八十七俄里。从鄂斯城到库尔勒城总共骑马走了一千二百九十六俄里。

次日，我们觐见毕条勒特，我以土尔克斯坦总督的名义向他致

① 在喀什噶尔这样称呼阿古柏伯克（参见本书第 141 页——译者）。